

知乎盐选 | 拿下

拿下

阿南浅笑道：「这鞋上的图案是费了功夫的，瞧，这一朵朵的云，好像被风吹着，飘啊飘，飘向四方。虽说，雨没有绣在上头，但却能让人感受到雨随时会来。」

孔良低头看着脚上的鞋。他是听了阿南说的这番话，才瞧出那些云朵的精巧来。此时，竟觉得自己踩在云雨之上了。

「风流云散，一别如雨。人生实难，愿其弗与。」阿南的声音很轻，又带着几许无奈。孔良不知道她的无奈是因何而起。现时的宫中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是风平浪静的。

「阿良——」阿南的话音一转，「初五那晚，芷荷一定跟你说了会子话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，黄昏那会子，风大，娘娘您叮嘱过，祥妃娘娘生产之时，要守着雁鸣馆，离不得。芷荷递给微臣一条护膝，说天亮了，戴上那个，以免得老寒腿。」

阿南抬头：「又是做鞋，又是做护膝，阿良，你就没往别处想吗？」孔良愣了愣，道：「芷荷是雁鸣馆的掌事宫女，素来忠心、得力。不管是对诰皇子，还是对灵雁，都一片赤诚。微臣与灵雁一母同胞。想来，芷荷也把微臣当作了自己人。」

「这么简单吗？」阿南笑笑。孔良道：「娘娘您怎么与华章说一样的话？微臣本以为，您与寻常妇人不同，不会动辄往此处想。芷荷是个甚好的人，朴素、稳成，做事持重可靠。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人。」

听到这里，阿南已经猜到了窦华章的话了。孔良那个心胸甚窄的夫人，定是一早儿见孔良穿着这双宫中婢女所赠的鞋子出门，尖酸几句，什么宫中的女人不简单，想给自己觅个高枝之类的话。她越是这么说，孔良必越觉得芷荷无辜了。

阿南肃然道：「阿良，本宫与孔夫人所想的，不是一个意思。本宫说芷荷不简单，是疑心她在初五那日，动了手脚。」孔良疑惑道：「动手脚？灵雁与公主母女平安，能有什么手脚呢？娘娘您是否多虑了。」

百越宫变那日，芷荷的「舍命救主」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。他至今记得，他冲进雁鸣馆的那一刻，芷荷那张迎着杀手刀刃无畏的脸。所以，他脑海中的芷荷，是个绝对正义的姑娘。一个人若连生命都可以为主子付出，还有什么理由背叛主子呢？

阿南沉吟道：「你不觉得初五那晚的雁鸣馆，有异样吗？」孔良努力回想了很久，摇了摇头：「微臣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」

阿南叹口气。她仅凭一腔猜测，让孔良改变想法，确实很难。孔良那晚一直守在雁鸣馆门口。也只有芷荷，会让他放下心来，说几句话的间隙，便可以做一些小手脚。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。

阿南摆摆手：「阿良，你去吧。」

孔良跪了安。转身之际，似想到什么，又回头，俯身向阿南道：「娘娘，微臣知您身处中宫，必是比旁人多百倍的谨慎小心。但许多时候，亦莫要太紧张，做那担心天塌地陷的杞国之人。」

阿南无奈地笑笑。孔良在劝她不要杞人忧天。岂知，并非是她多思多虑，而是他们皆被表象蒙蔽。

孔良走后，阿南唤来了华医官。阿南想，就算是严钰指名唤去的贾医官是个庸碌之人，未能察觉，让她能浑水摸鱼，那么，给孔灵雁伺胎的华医官，定能发现一些不妥的端倪吧。

不一会子，华医官来了。据说，他是华佗一脉的后人，在身侍三朝的张医官告老还乡后，顺康十二年，开始掌管医官署，至今已有四载。他素来医术高明，阖宫尽晓。

孔灵雁生的两个孩子，都是从诊出喜脉开始，便由他伺胎的。

眼下，华医官跪在地上：「皇后娘娘金安。」阿南想了想，云淡风轻问道：「祥妃现在身子调理好了吧？」

「回娘娘，祥妃娘娘此番身体恢复得甚好。」

「那便好。」

阿南不动声色地问道：「此番祥妃儿女双全，当真是花好月圆。不知祥妃怀胎之时，可有向华卿你问过腹中胎儿是男是女？」

华医官听了这话，恭敬答道：「回皇后娘娘的话，祥妃娘娘未曾问过。」阿南浅浅笑了笑：「就算祥妃娘娘未曾问过，可华卿请脉之时，也早已断出男女了吧？」华医官垂首道：「是。」

「祥妃的脉象，是男还是女？」

「娘娘这话问的微臣甚是不解。祥妃娘娘诞下的是公主，当日的脉象，自然是公主。」

阿南的手缓缓垂下。

「跪安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阿南盯着他的手指，微微蜷着，从阿南向他问话起，就不规则动弹着。他——心内不安。

「华卿且慢——」在他走到门口处，阿南喊住他。

华医官复又折返。他的面色已不如方才自然。

「华卿，你常常来给本宫和华乐公主请脉，本宫想起，竟还不知你是哪里人氏？」

「回皇后娘娘，微臣荆楚人氏。」

阿南点头。

「本宫跟你讲一个故事。」

「娘娘您说。」

「从前，有一群耗子，想盗粮仓里的粮。可粮仓的门口，有只忠犬戍守。耗子们便想贿赂忠犬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可忠犬不肯。耗子们威逼利诱，也并无作用。可有一天，耗子们巧用计谋，不知不觉从粮仓中成功地偷走了粮。这时，主人问那只忠犬，粮仓可有异样？你猜，忠犬会如何回答？」

「微臣.....微臣不知。」

阿南挥挥手，聆儿递上来一盏温水。阿南喝了一口杯中水，继续道：「忠犬心想，当然不能说有恙。戍守粮仓是自己的指责，若粮仓出了事，主人岂不怪罪自己？失职大罪，担待不起。横竖主人也不知道少了粮，不如就说，粮仓无恙。如此，不仅自己无过，反倒主人还会夸奖自己戍守有功。华卿，你觉得本宫分析得如何啊？」

「娘.....娘.....聪慧，微臣自叹弗如。」

阿南仰面道：「忠犬只想到了眼前，却没想到长远。隐瞒了此事，难道以为能就此揭过吗？」

「呵。」阿南笑着摇摇头：「殊不知此后，不管是不是甘心情愿，忠犬便跟耗子们归为一类了，耗子们起初会对忠犬非常客气，但日子长了以后，便会以此事为要挟，让忠犬帮它们做更多的事。如若忠犬不愿意，你猜有什么结果？」

阿南盯着华医官的眼睛，吐出两个字：「灭口。」

华医官猛地打了个哆嗦。

阿南笑道：「本宫的故事讲完了，华卿跪安吧。」

华医官失魂落魄地离开凤鸾殿。

过了会子，宛妃来了。她嘻嘻哈哈地进来，向阿南请过安后，便从乳娘手中接过华乐，亲吻着她的额头：「铄儿，宛娘方才路过御湖，你猜，瞧见什么了？」华乐睁着大眼，好奇地问：「宛娘瞧见什么了？」

「花房里的小宫女搬着许多白茶梅路过，好生美的白茶梅，翩跹而放，淡雅粉糯，比佳人还要俏三分。难为她们是怎么养出来的。不是这个季节的花儿，却这个季节开，才稀罕呢。怪不得人们都说，天下奇珍，皆在宫中。铄儿，宛娘带你一起去花房瞧瞧吧。」

华乐欣然点头，又唤阿南道：「母后与儿臣同去吧。」阿南锁眉半日，见华乐兴致如此好，便点了点头。

须臾，一行人到了花房。今冬花房诸人培育的白茶梅果然极好，清新娇嫩，见之心喜。

突然，华乐指着花房的一名小宫女道：「她就是小内侍——」阿南猛地一惊：「铄儿，你说什么？」华乐认真道：「母后，儿臣记得她的脸，那天给严娘娘送吃食的小内侍里面，就有她。」

怪不得找遍了满宫的小内侍都没找到，怪不得消失得如此巧妙。原来是小宫女扮作了小内侍。

阿南伸手一指：「御林军，将她拿下！」

乐久

那小宫女本是心虚，躲躲闪闪，但她没想到华乐如此笃定地认出了她，她心口高喊着：「奴婢冤枉，皇后娘娘饶命……」

御林军将她缚住后，阿南命内廷监掌事林观唤来了宫中所有的宫女，挨个儿让华乐排查。一炷香的功夫儿，排查出四名宫人来。

天色慢慢暗下来。前几日的积雪融化了些许，纷杂的脚印踩在上头，白中掺着黑，湿湿的，脏脏的。

阿南冷冷地瞧着那四个人：「将她们分开来审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要撬开她们的嘴。」

侧殿的烛火晃动着，不停歇，将严钰的身影拉得很长。她听见阿南的脚步声路过侧殿停了停，她心里的帷幔摆动着，似乎被呼啸的北风，吹得猎猎作响。

珊瑚的脸色有些苍白，她慌张地问严钰：「娘娘，怎么办？」严钰虽眼底波涛汹涌，但依然坐得稳如泰山，她瞥了一眼自己身旁的丫鬟：「慌什么。」珊瑚声音里已然带了哭腔：「皇后娘娘命人将小念她们绑起来了，那些蹄子们稍微嘴不紧，就大祸临头了……」

严钰厉声呵斥道：「刀还没架到脖子上，就吓成了这样！胆小如鼠！你哪怕有芷荷一半的胆魄，本宫就省了许多心力！」

珊瑚闭上了嘴，但眼睛一刻也不停地盯着外头的动静，仿佛下一秒，御林军就破门而入了。

这个当口儿，严钰却从怀里摸出一枚玉佩，反复摩挲着。这枚玉佩上一个醒目的「灼」字。

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她眼前闪现那张温和的脸，生动得有如沾染桃花上头露珠的笑容。

陇西的春天是极短的。来得忽然，去得也忽然。风扬黄土，柳树发出淡淡的嫩叶，暖阳包裹着些许不肯褪去的寒意。开得艰难的几棵花树，像一帘难于清醒的春梦。

她的师父是剑宗杨鹤。她随师父入渭王府的时候，一身蓝色锦服的渭王成灼站在院落里。院里的桃花开着，他在桃花树下饮酒，白色的雕花酒盏映着他的脸。她觉得，他的脸就跟桃花一样寂寞。

她听说，他曾是东宫太子。东宫啊，是离皇位咫尺之距的地方。可先皇暴毙之后，祈安太后执政，幼帝成灏登基，他一夜之间被驱逐出东宫。一道圣旨，他来到陇西就藩。陇西，黄土粗粝，是一个连大雁飞过都不肯停的地方啊。

她听说，他的母亲叫作凌桃蹊，入宫即得盛宠，受封昭仪，先皇曾在宫中建「桃蹊院」，命人栽种了十里桃花。可凌昭仪终不得长寿，死在长乐二年，桃花烂漫的三月。

他来陇西后，第一件事，便是命人在王府种上桃花。可惜，陇西的水是苦的，桃花总不如别处的旺盛。

成灼抬起三分蒙眬的醉眼，站起身来，向师父问好。尔后，看着她：「久姑娘好。」

她没想到，他是一个王爷，却如此谦和。而且，他怎知道她的名字？她仰面道：「王爷知道我？」成灼笑了笑：「杨师父与本王通过信函，说会带一名女弟子一起入王府。那女弟子是他座下武艺最精湛的，名叫杨乐久。」

人生乐长久，百年自言辽。这是魏晋阮籍的句子。没错，她叫杨乐久。她早逝的父母给她取的名字。她从五岁起，便到剑宗杨鹤身边，拜他为师，修习武艺。

成灼的笑，让一向英气的她莫名羞涩起来。

她与师父在渭王府住了一年多。春花，秋月，夏雨，冬雪。成灼那若有似无的温存，离她那么近。

他在她生辰之时，送她一把剑、一盒脂粉，笑言：「宝剑赠英雄，红粉送佳人。久姑娘是英雄，也是佳人。」

宝剑，乃祁连山下古稀巧匠所铸；脂粉，乃快马千里迢迢从岭南驮来。他对她用了天南海北的心。

乐久知道成灼想回上京。这个想法就像一棵被拦腰砍断的树木，在祈安太后崩逝的消息传到陇西后，就抽出新的枝条。且，这枝条越发旺盛地疯长着。

这也是师父为什么被请入王府的原因吧。师父与成灼暗中做的那些事、布的那些局，她都知道。

她懂他，她想助他。所以，当她知道自己真的能帮他做一些事的时候，是欢喜的。

圣上纳新任两广总督严璠的女儿严钰为妃。巧的是，她自小肤色略暗，与那严钰容貌有几分相像。

从两广到上京，路途遥远，下手的机会多。杀了严钰，代她进宫，做渭王在宫中的眼线，秘密刺杀成灏。

然，成灏已有皇子。皇子成诩的背后是树大根深的权贵孔家。若贸然杀了成灏，不仅会暴露，且成诩顺理成章继位。等于费尽心机，为孔家做了嫁衣裳。成灼作为一个远在陇西就藩的皇伯，什么也得不到。

所以，成灏死，要死得恰到好处。要一步步，慢慢地筹谋。

成灏得死，成诩也得死。得有一个万全之策，让成灼名正言顺、顺理成章地继位。好在他的母亲凌昭仪当年在宫中御下宽和，成灼从前在东宫好几年，宫中有些老仆的心，是向着他的。他的外公，国子监祭酒凌邺，有许多门生故旧。上京，是有一撮人秘密配合他的。

杨乐久从陇西出发前的那一晚，她与成灼在月下饮酒。

陇西的酒，烈而深情。成灼问她：「这一路势必凶险万分，你怕不怕？」杨乐久笑笑：「不怕。」

杨乐久从未想过，成灼曾对她那许多天南地北的好，藏着几分想要利用她的心。

纵便是利用，又怎样？她愿意。她只想让他的脸，莫要在如桃花盛开时那样的寂寞。

她手持宝剑，跪在地上：「乐久去替渭王殿下拿回本该属于您的东西。」成灼郑重地扶起她，解下腰间的玉：「久姑娘重情重义，本王感佩。若有来日，必许你喜乐长久。」

月光下，她笑了笑，便上了马。风将她的声音吹给他：「殿下，乐久若成了，上京的宫中还会栽上十里桃花。乐久若不成，绝不连累您，您就当乐久死了。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」

成灼长身而立，二月的陇西，夜色清寒。他口中念着「喜乐长久」，目送着杨乐久远去。

事情还算顺利。剑宗弟子一行人跟踪严家的车马许久，终在淮水畔得手。从此，她不是杨乐久，她是严钰。她的师妹，成了掌事宫女珊瑚。宫中有个叫「芷荷」的女子，与她接应。

芷荷的母亲，从前是凌昭仪的陪嫁。凌昭仪死后，她虽调到了别的宫苑，但心中一直念着主仆情意，暗中对成灼颇为眷顾。芷荷很小的时候，便随母亲，入了宫闱。母亲告诉她，渭王是主，要记得，永永远远地听命于他.....

杨乐久攥紧那块玉。

正殿一片嘈杂之声。一阵风从窗口吹入，险些将烛火吹灭。

她站起身来，唤乳娘：「将三皇子抱过来！」

送子

乳娘连忙将三皇子成询递到杨乐久怀里，道：「娘娘，三皇子刚吃完奶，睡着了。」

杨乐久看着怀里的婴儿，睡得那么沉静。她将玉佩塞到贴着胸口的地方，心一横，抱起孩子，便走了出去。

「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」

「娘娘，您还没出月子呢，这大晚上的出去，当心惊着风……」

门打开，一股寒凉扑面而来。杨乐久直直地往正殿走去。

正殿里，阿南倚在榻上，看一本页面已经发黄的古籍。阿南听到声音，没抬头。正殿里的宫人们看到严婕妤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杨乐久道：「本宫有话要跟皇后娘娘说，你们都下去吧。」宫人们看着阿南的面色，阿南点了点头，她们便都退下了。聆儿似乎不太放心，走到门口处，犹回头看了看。见阿南神情非常笃定，才迈出脚，随众人走到门外。

屋内，燃着崖柏香。道家天律禁檀，阿南虽非道家之人，但自小受祖父与父亲的影响，不喜檀香。阿南夜里睡得不安，崖柏之香，可平心静气。

阿南所倚的软榻边上，挂着一幅崖柏图。风骨挺立，忧心守崖，似跌落深渊，又绝处逢生。

杨乐久开口了：「愿与娘娘做笔交易——」

阿南双目仍然没有离开手中的古籍，淡淡道：「易者，换也。交易，本是交换。妹妹觉得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可以与本宫交换的筹码吗？」

杨乐久缓缓坐了下来。她看着阿南，幽幽叹了口气：「娘娘以为，捉住几个丫头，就能把控全局了吗？娘娘当真那么肯定，她们会招出实话？纵便是她们不中用，几番拷打，竹筒倒豆子，把知道的都供了出来，可娘娘想想，她们不过是小丫头，只是听命做事，知道的又有多少呢？只怕是雾里看花、隔靴搔痒吧。」

阿南笑了笑：「就凭你这番话，本宫就能治你的罪。」杨乐久笑起来：「娘娘您不会的。您最是谨慎，在没有凭据之前，您不会治臣妾的罪。」

阿南放下书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她：「妹妹，若真如你所说，审不出什么，你何苦抱着三皇子来找本宫？这个时辰了，安安生生在侧殿安歇，不好吗？」

杨乐久的面色闪过一丝阴霾。

阿南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她身边：「本宫虽然觉得不对劲，但想了很久，都没想明白。你自入宫以来，颇得圣上眷顾，从婉仪到婕妤，顺风顺水。你为什么要兵行险着，走这一步？就算

你此胎生下的是个公主，来日方长，你有大把的机会，再度亲近圣上，不愁生不下皇子，何苦费尽心机，换祥妃的孩子？」

阿南「啧啧」一声，伸出手，摸了摸她怀里三皇子的小脸儿。

「今儿个，本宫突然就想明白了。」

杨乐久的脸渐渐苍白：「娘娘明白了什么？」

「你要的，不是上位。你要的，也不仅仅是一个皇子。」阿南离她那么近，「你要的是用这个孩子做盾牌，击倒孔家，对付圣上，你要的是天下。你根本不是严钰——」

抱着襁褓的手抖了抖。她脸上的神色变了，好似揭下一层面具一般。

阿南附在她耳边道：「妹妹，就算这几个宫女审不出来，你以为本宫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两广总督严璫，虽远在天边，但他若知道自己的女儿遇害，会怎样？如果圣上知道睡在自己枕边的女人有外心会怎样？」

软榻边的小炉子里，水沸了。阿南倒了杯水，放置在一边。她不经意道：「妹妹以为，自己披肝沥胆，便能感天动地吗？呵。有个消息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要告诉你。渭王府的王妃柯氏，再度有喜，诞下一对龙凤胎。渭王欢喜得不得了，在府里大摆宴席呢。」

杨乐久轻蔑道：「不会的。王爷对那个女人没有感情。他从前娶她，只是让太后放心的无奈之举。他从不到她房里去。」

阿南摇头笑道：「这真是本宫今朝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渭王对王妃没感情？没感情让她安然在府里享福、生儿育女？对你有感情，让你来上京涉险、送死？」

「你——」杨乐久咬咬牙，旋即平息了怒气。她反问了阿南一句：「现下，在圣上面前，戳穿了臣妾，孩子换过来，对娘娘有什么好处？」

阿南瞧着她。事实已经很明显，初五那日，芷荷与她里应外合，蒙蔽了孔良，将孩子对调了。荷香炭并不是丢了，只是里头掺杂了迷魂药。一名小内侍以丢炭灰为由，将孔灵雁刚生下的婴儿抱了出去，再由花房的小宫女扮成的御膳房小内侍以食盒送入凤鸾殿的侧殿。事后，华医官恐担失职之罪，闭口不谈此事。成灏大赏了孔灵雁与严钰两宫的人。事情就此翻篇。

神不知，鬼不觉。只有阿南，闻出了阴谋的气息。其实，三皇子，本是孔灵雁的儿子。成锦，才是杨乐久所生。换孩子，只是第一步。往下，该是挑唆成灏对付孔家，让诳皇子失去继位的可能。上次的严婉仪妊娠腹痛之事，小宫女的巧妙栽赃，临死前对着雁鸣馆的方向磕的那个头，已经在为后事做铺垫了。

在得到成灏的信任后，出其不意，毒害他。三皇子成询成了唯一的江山承继之人。可他握在杨乐久手中。彼时，便如刀俎之上的鱼肉。想何时宰杀，便何时宰杀。

到最后，仁宗一脉，只余成灼。成灼继位，合乎宗法，合乎人情，合乎天下民心。

如此一张处心积虑的大网，偏偏被阿南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
真相公诸天下，是迟早的事。眼前这个女人，还有什么可诡辩？

杨乐久低声道：「臣妾在宫中的日子久了，什么都知道。娘娘您与圣上有少年的相伴，也有相互扶持的情意，可是，您有皇子吗？没有。圣上不放心让您有。您的中宫之位来得不易，圣上对您有戒备。您现下若拨开云雾，询儿定会被送还到雁鸣馆。孔灵雁一个人有两个皇子，来日，您拿什么跟她争？」

她突然跪在地上：「臣妾愚弩，此番行事不成，被皇后娘娘识破，自个儿也认了。臣妾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，求娘娘您放过王爷。再给他一个机会。臣妾的死讯传到陇西，王爷知道事破，定会收敛此心，安分做人。臣妾给娘娘留下证据，若王爷再有异动，您随时可以要他的命。臣妾.....臣妾一死，所有的事都会掩埋。宫里头所有人都会以为臣妾得了产褥热。妇人生子，本就九死一生。臣妾问过贾医官，月子里得了产褥热，会致死，没有人会起疑心.....」

她抬起头，双目灼灼地看着阿南：「三皇子，三皇子便留给您。臣妾死前，会跟圣上说，此番在凤鸾殿生产，幸得皇后娘娘照顾有加。皇后娘娘是臣妾心中最妥当的人。死后，唯有将孩子交予皇后娘娘抚养才放心.....」

她将襁褓放置一旁，头「咚咚」地磕在地上：「皇后娘娘，臣妾送您一个儿子，可好？」

阿南端起杯盏。方才沸腾的水，已经凉了下來。她轻轻喝了一口，俯身，怜悯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女人：「你低估了本宫，更低估了圣上。」

假的

杨乐久抬头。她以为她的筹码足够丰盛，她以为中宫邹皇后真的如传闻所料的那么善妒自私、为己筹谋。乾坤殿庭院里的红梅是如何枯死的，当今圣上与沈家清欢青梅竹马的好姻缘是如何没了的，宫中诸人传得有鼻子有眼。邹皇后出身不高，却身披凤袍，当中的秘密，耐人寻味。

情意？与圣上的情意？杨乐久似乎一个溺水的人，原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却不想是一把更尖锐的刀。她将尖刀握在手心，似乎看到了水一点点变红。

她的呼吸越来越艰难，神情有些恍惚，似乎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酷刑一动，换婴事发，该如何尽可能地保住渭王殿下？

阿南在她恍神的当口儿，从地上抱起成询的襁褓。这时，聆儿走进来，看着阿南：「皇后娘娘，内廷监来人传话了，说是上了竹刑，花房的小宫女现时已经招供了——」

跪在地上的杨乐久，听了这话，有如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。

阿南招手唤来聆儿：「去，把三皇子抱过去。」

聆儿快步走过来，将婴儿抱走。

杨乐久仓皇地喊着：「你要把我的孩子抱去哪里？来人哪！皇后娘娘抢皇子了！」

阿南重重地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：「闭上你的嘴！是不是你的孩子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明明白白。如你所说，你死不足惜，咎由自取。远在陇西的渭王更是活该。真的以为这风云是那么容易搅弄的吗！」

眼泪顺着杨乐久的眼角流出：「风云有没有那么容易搅弄，无非看事情做成了没有。渭王殿下并不是活该，明明是太后抢了他的东西。若非太后搅弄风云，今日金銮殿之上坐着的，便是渭王殿下，不是成灏！」

外头的风真大，如呜咽一般。阿南笑了笑：「是吗？你以为是这样的吗？」

「难道不是吗？」杨乐久的眼神里充满了执拗，「渭王殿下本就是太子，若非那时先帝病体孱弱，若非那时太后手握大权，若非……」

「本宫告诉你，渭王生性阴毒，自幼行事狠辣。先帝死因成谜。当年太后之所以向天下公示先帝是因病离世，无非是想遮皇家的丑。你知道先帝死在何处吗？东宫。你知道先帝死前身边的人是谁吗？」阿南平静地注视着她，「成灼。」

一阵脚步声，由远到近。门口的小内侍通禀着：「圣上到——」

成灏的步子很沉重。想必，今日花房里的动静，他已经听说了。他迈进来的那一霎，杨乐久的面具好像重新扣在了脸上。她又成了那个婉转、温柔的严婕妤。她跪行着，到成灏的脚边：「圣上，皇后娘娘命聆姑娘抱走了询儿，臣妾心中悲痛不

已。臣妾想求圣上做主，臣妾怀胎十月，为何就不能抚养自己的孩子？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这样欺负臣妾。是臣妾哪一处不周到，还是圣上您给皇后娘娘下了旨意……」

她委委屈屈，似海棠醉日，梨花带雨。

成灏缓缓坐了下来。阿南见他面有倦态，熟稔地给他递了一块热帕子，又从内殿端来他素昔爱喝的花酿。御膳房做的花酿酒性烈，阿南怕伤着成灏的身子。但成灏政务冗杂，案牍劳形之中又喜以酒解乏。阿南便自己动手，亲自为成灏调制一种花酿，加了枳椇子，加了高良姜，加了露珠，口感清芬，却不易醉。民间有种说法，千杯不醉枳椇子，枳椇子有解酒的功效。至于高良姜，暖胃散寒，冬日里，最是相宜的。

成灏接过热帕子擦了把脸，又饮了杯花酿，方看向地上的女子，道：「爱妃的意思是，皇后要抢询儿？」

「是。」杨乐久轻轻用帕子拭泪道，「不仅如此，皇后娘娘还逼着臣妾承认，询儿不是臣妾所生，皇后娘娘不知道从何处，弄来几个小宫女，炮制了一个荒谬的故事，构陷臣妾……」

「哦？」成灏道，「孤听说，那些小宫女是华乐在花房认出来的，现时，她们都供出些什么啦？」

聆儿适时地走了过来，递上两张纸笺：「回圣上，内廷监将供状送来了，小宫女们将知道的，都吐得清清楚楚，招了供，画了押。」

成灏接过，杨乐久开始不安。成灏眉头每皱一分，她的不安就多一分。

「圣上，不是，您不要相信她们的话，她们是被皇后娘娘指使的，臣妾.....臣妾没有，没有换祥妃的孩子，没有，没有跟芷荷.....没有.....统统没有.....您千万不要信.....」

成灏盯着她，笑了笑。他将那两张纸摊开，反过来，正对着杨乐久：「爱妃，这供状上头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刚刚说的，是什么？」

杨乐久意识到自己上了当。

聆儿这个贼丫头。

事实上，花房里的那些小宫人皆以钗环自尽了，什么都没招。成灼在选棋子的时候，早已把控好了她们家人的性命。都是贫苦人家的好姑娘，害怕累及爹娘兄弟，索性自己一死了之。

聆儿、阿南、成灏的戏做得太真。杨乐久乱了阵脚，她以为那些小婢女，靠不住。她从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相信过她们。

成灏放下供状，挽了挽袖口：「孤昨日接到严爱卿的请安折子，严夫人感染风寒，病得厉害。爱妃，为人之女，你可有什么物件想送回去？也好让严夫人病中得些宽慰。」

杨乐久眼神闪烁：「臣妾.....臣妾明儿让医官开些药.....」

成灏仰头笑了两声，用手指抬起杨乐久的下巴：「严夫人三年前就病逝了，你作为严府的嫡出小姐，竟不知此事吗？」

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他用一个又一个的试探、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扒开了她的画皮。

严璠是个最为古板守制的官员。他的请安折子上，从不会提及妻女，甚至，他在任何人跟前都是刻意回避提及在宫中为妃的女儿，生恐被人误会靠裙带上位，有污士大夫的名节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成灏此前竟一直没发现「假严钰」的异样。

地上跪着的女子意识到了圣上的洞察，意识到了事态的无可逆转。她突然从袖口摸出一柄短剑。剑道之要，其一击之下，萃其毕生之力，以取一决之效。必使如雷霆电光，霹雳万钧之间，百邪顿毙，断无逃匿。惊风瀑布卒然大至，洗浊世之尘表。或高蹈彼岸，俯察人间。

成灏本能地伸手与她过招。「嗖」一声，成灏反手擒住她，她手中的剑插住自己的心口。

外头的御林军闻声而动，冲了进来。杨乐久已经倒在了地上。成灏看着她：「力量一道，则天法地，贯通人事，而磅礴万物，其道乃成。你根本没有悟出剑宗的真谛。」

地上的女子奄奄一息，口中念着什么。随即，闭上眼，咽了气。

阿南听到了她的喃喃自语。她说的是：「我有所念人，隔在远远乡。我有所感事，结在深深肠。乡远去不得，无日不瞻望。肠深解不得，无夕不思量……」

肠深解不得。阿南叹息一声。

御林军抬杨乐久的尸体，她怀里掉出一块玉佩。阿南眼疾手快地捡了，递到成灏手中，上面一个醒目的「灼」字。

成灏攥紧那块玉佩，眉头紧锁。

晚间，成灏跟阿南躺在榻上，他翻过身来，抱紧她：「孤一直隐约觉得，父皇的死，与渭王兄有关系。可孤不明白的是，若果真那样，母后如此霹雳手段的人，为何放过他……」

阿南轻声道：「渭王曾是太后的养子，太后有她的仁慈。若圣上果真想弄明白此事，不妨问一个人。」

「谁？」

「您的堂兄，峪王成炽。长乐九年，他尚是少年，未开府立院，居于宫中。他与太后关系亲厚。应知一二。」

成灏「嗯」了一声。他将脸贴在她消瘦的骨骼上：「渭王兄存谋逆之心，断不可留。但孤有预感，母后若知此番之事，必有信来。」

果不其然。

翌日。成灏坐在乾坤殿中，见大鸟飞来，盘旋与头顶，须臾，落下一封信函。

熟悉的字迹。

是母后。

乞女

这只大鸟，成灏模模糊糊地有印象。

他曾经见母后用手轻缓地抚摸着大鸟的羽毛。大鸟仿佛有灵性一般，对旁的人很凶，对母后却很亲昵。它的主人与母后瓜葛很深，似乎是从前水家的旧仆。

成灏摊开信。他并不奇怪为什么昨夜发生的事，今日母后便有信来。母后掌政数十年之久，她在朝堂、在宫廷腥风血雨了半生，这乾坤殿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气息。对母后誓死效忠的玄离阁，更是一个「来无影，去无踪」的神秘所在。母后虽然将这一切交给了他，但是，如遇大事，她定然是要开口的。

成灏昨晚的梦中甚至都出现了母后的样子。她穿着黑色的金丝凤袍，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，坐在他身边。从二十多岁，到不惑之年。

他对母后，依然又敬又怕。

那信函上带着些许的咸味儿。不知是红衣岛的海风腥咸，还是母后因此事落了泪。

成灏一字一句读完，心情沉重极了。他多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。长乐九年，父皇的确并非病逝，而是死于东宫成灼之手，这也是父皇死前下定决心废太子的因由。父皇一生性情懦弱，且多疾，政务上依赖母后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临死的时候，面对成灼的背叛，才不得不将这万里江山易了储。

成灏将脸埋在桌案上，他从不知母后竟然承受了这么多。父皇死后，那种种的动荡，幽州骑血洗乾坤殿，面对天下人的揣测，母后从未开口为自己辩解过分毫。

他以为，那易储的圣旨，多多少少有几分阴谋的影子。虽然受益者，终是他自己，但那手腕让他胆寒。

当真相在他眼前铺开，他深深觉得愧对母后。他竟同世人一样，误会过母后贪恋权势。他竟不解，母后那双雪鸮一样的眼下，有过多少酸涩与慈悲。

信中，母后劝他，莫要撕开当年成灼弑父弑君的真相。一则，这是先皇的遗愿，若不遵从，恐他泉下难安；二则，顾及皇家的体面，此等不伦之事不宜外道；三则，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，此时掀起，容易让朝臣们误以为是圣上欲残害手足的「莫须有」。

「孟子曰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皇家兄弟不睦，终非美事。我儿亲政未久，宜维稳为上，莫要落下屠戮兄长的名声。来日青史之中，千秋后世，恐为人诟病。当下成灼已存谋逆之心，证据确凿，却也留不得。我儿可秘密除之，秘而不宣。」

成灏思量再三，「秘密除之」那四个字，藏着水秀山明的指引。成灼必须得死，可却不能让他死于自己的手中。

天色一点点暗了下去，成灏心中有了主意。

他喝了口花酿，从乾坤殿走出来。冬日的宫殿笼罩在一片苍白的雾霭中，寒气四处弥漫，每一条缝隙、每一个角落都是。成灏打量着苍凉的暮色，抬腿，往凤鸾殿走去。

阿南站在檐下，淘澄着白茶梅的花瓣。她准备用花房的花茶梅给成灏酿新酒。

内侍通传毕，阿南起身，欲行礼，成灏扶起她：「你只管做你的事便好。孤就坐在你身旁，跟你说说话。」

小舟适时地搬来一把藤椅，成灏仰身靠在上面。

「昨日之事，孤有了决断。」

阿南静静地聆听着。

「严婕妤，产后中邪，不慎触剑而亡，念其诞育三皇子有功，追封她一个昭仪的位分。」

阿南手中的动作停了一霎，又继续下去。成灏此举，意味着他并不打算将「换婴」的事公开。虽假严钰孕中腹痛是栽赃给孔灵雁的，但那些话倒是给成灏敲了个警钟。前朝、后宫，都有杆秤。无论何时，一头过于偏重，总不是好事。

彼此牵绊，有所制衡，方是君王之道。花房的小宫女并未招供，这件事宫中知之者甚少。就此掩埋，还免了此番宫闱奇事沸腾流传。

「锦儿便还是留在灵雁那里。至于询儿……询儿……」成灏的手指轻轻叩着膝盖，他看了一眼阿南。阿南双眼始终看着面前的

陶钵，手中的白茶梅花瓣被揉干了最后一丝水分，如同迟暮的美人，无力地卧在陶钵之上。

成灏没有接着往下说，阿南却开口了：「依臣妾看，询儿交予宛妃抚养，正是合适。」

手中的事做完，坛口封上。阿南起身，轻声道：「宛妹已不能生育，不可能是那卦中的仓鼠了。交予她，放心。另则，上回，生生刮了她腹中的胎，虽是为了圣朝国运，但臣妾心中总有愧疚。深宫漫漫，有个孩子陪伴她，好过许多。」

成灏眼前似乎浮现了宛妃上回泼辣救驾的样子，他笑了笑，点头道：「好。便按皇后所说的来。」

他本以为阿南会提出，将成询留在中宫抚养。可没想到，阿南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。他从藤椅上起身，拉着她的手，往殿内走去。

阿南看了看成灏的脸，她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她无比贪恋她与他之间这样平静温存的时刻，她不愿失去。有了皇子夹在中间，徒生揣测。阿南不愿那样。

与成灏在她心中的分量相比，有没有儿子，真的是轻如尘埃的事。

两人正说着，宛妃抱着华乐从外头进来。见成灏在，她连忙行了个大礼。

阿南浅笑道：「妹妹大喜。」宛妃怔了怔：「臣妾何喜之有？」

「从今儿个起，三皇子便是妹妹的儿子了。」

宛妃不敢相信地愣住了，她又看了看成灏，见成灏向她点了个头，方确信此事。阿南拍拍手，乳娘将三皇子抱了出来，郑重地递给宛妃。乳娘屈身笑道：「恭贺宛妃娘娘得子之喜。」屋内所有的宫人内侍皆齐声道：「恭贺宛妃娘娘得子之喜。」

宛妃的眼角终是无法抑制地流出泪来，她抱着孩子跪在地上：「谢圣上恩典，谢皇后娘娘恩典，臣妾必尽心尽力抚养询儿，不负隆恩浩荡。」

从宛妃深夜来找阿南，将自己替长姐出嫁的秘密和盘托出那一刻起，阿南便在想，如何去平衡自己与宛妃的关系。

从两人携手面对方士余冬作乱起，便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。

昨日假严钰死在凤鸾殿后，阿南心中这个想法便升起了，这或许是补偿宛妃的一个绝好机会。

看着眼前宛妃喜极而泣的样子，阿南深深地舒了口气。这场「换子」闹剧在宫中静悄悄地止息了。孔灵雁完全没有察觉，依然陶醉在儿女双全的花好月圆中，不觉得有甚不妥。

雁鸣馆的掌事宫女芷荷，在冬月初十的夜里，平静地死在二公主的摇篮边。经华医官诊断，乃心疾而死。

孔灵雁悲伤不已：「芷荷素来得力，本宫将她当作亲人一般，竟不想她年纪轻轻便有此恶疾。」华医官恭敬道：「稟祥妃娘娘，心疾多半是遗传所致，跟年纪并无关系。此病一旦发作，心脏骤然停跳，便是大罗神仙转世，也无回天之力啊。」

孔灵雁命人将芷荷厚葬。孔良虽觉有些突然，但他在成灏身边做事多年，深知宫中水深，不宜多问。该自己知道的，定会知道。不该自己知道的，问也无用。

冬月末的时候，陇西发来紧急奏报。

渭王薨了。

渭王请剑宗杨鹤入府的事，众人皆知。不承想，那杨鹤在江湖之中，广有仇家。仇家上门寻仇，渭王不慎被误杀。

朝中诸人皆言，实乃可惜、可悲、可叹。

成灏坐在龙椅上，手握奏报，低头哀道：「几许平生欢，无限骨肉恩。结为肠间痛，聚作鼻头辛。孤与渭王兄乃骨肉至亲，不承想，他竟遭此不幸。孤心痛难当，竟不成言……」遂下令：「诛杀剑宗门下弟子及在渭王府中作乱的一众江湖人士。」

顺康十六年腊月。

风雪几度。宠辱不惊。

阿南在凤鸾殿燃起崖柏之时，突见一小内侍急匆匆地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道：「皇后娘娘！皇后娘娘！」

「何事惊慌至此？」

「严……严娘娘……」

阿南起身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西宫门突至一乞女，疯疯癫癫，驱而不去，说……说自己是严娘娘……」

两难

阿南蹙眉。眼前的小内侍满脸惧色，口中语无伦次地：「都说……都说严娘娘是中邪，自个儿拿剑自刎的，不会……不会是她阴魂不散，惦记着皇宫，附了那乞女的身，寻来了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阿南怒喝一声。一旁的聆儿道：「皇后娘娘面前，你胡说什么！」小内侍敛了口，哆哆嗦嗦的。

阿南起身，兀自往西宫门走去。聆儿连忙撑着伞跟上。

雪下了半日，仍未停，如春末一片片的柳絮，飘飘悠悠，像烟一样轻，像银一样白，像玉一样润。一朵朵，一簇簇，忽而向左飘游，忽而向右摇摆，忽而冉冉飘落。

须臾，阿南走到西宫门处，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坐在地上，拼命地跟守门的侍卫们解释着什么，侍卫们个个儿满面冰霜，想撵她，却又好像竭力避着她，生怕与她沾染上似的。待阿南走近，侍卫们忙跪在地上：「皇后娘娘金安。」

听到眼前这个女子是皇后，那乞女双眼亮了起来。

阿南冷眼瞧着她，人的衣着打扮可以随意更换，但气质与神韵不能。眼前这个女子虽穿着寒酸，那双眼却明明是被书墨浸染过的。宫廷戍卫森严，相较来说，后宫西宫门这个侧角门是兵丁守卫最少的地方。她一个弱女子，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？能摸得这般准？且，就算戍守再薄弱，撵走一个小女子是极容易的事，为何她还能留在这里与侍卫们僵持这么久？

不简单，不简单。

阿南开了口，她的声音就如同雪花一般清凉：「章侍卫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」

章侍卫是那一队侍卫的头目，他恭敬答道：「回皇后娘娘，方才不知从何处来了这么一个疯乞丐，赶她，她却不走。她说她是严娘娘，从淮南逃荒到上京，想要见圣上，一派胡言乱语。微臣本想将她叉走，可她说.....她说她身染恶疾，能传人，沾染上便四肢溃烂。微臣害怕将这样的恶疾传入宫廷，那样的话，微臣万死难赎啊。于是，便.....便没敢碰她.....微臣正打算去回禀孔大人.....」

呵。传染病。这倒是个好借口。怪不得侍卫们虽驱逐她，但总好像躲着不敢跟她接触到似的。

阿南看着那女子，她的手上、脚上确实有许多疮口。看来，这一路，她没少受罪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她从地上爬起来，跪在地上，匍匐行了个大礼：「回皇后娘娘，小女子名严钰。」

「何方人士？」

「岭南人士。」

「汝父何人？」

「家父严璫，长乐九年进士，顺康元年入仕，任两广巡盐史十五载，顺康十五年正月，圣上钦点为两广总督。」

身旁的一众人，皆道眼前这女子疯了。就在不久前，诞下三皇子的严昭仪才刚刚出殡。

阿南平静地问道：「你可有凭证？」

「有。」那乞女艰难地从怀里摸出一枚玉环。那玉环被皱巴巴的绢子包裹着。

阿南还未等她在人前开口，便吩咐聆儿道：「将她带去洗一洗，上些药，吃饱喝足，送到凤鸾殿来。」聆儿道：「是。」

阿南转身往凤鸾殿走去。逆着风，雪花吹在她的脸上。她突然觉得棘手起来。杨乐久等剑宗弟子在淮水畔得手，原本所有人都以为严钰死了。没想到，她居然活下来了。辗转一年后，寻到了京城，寻到了宫廷，且有本事不被驱逐，还成功引来了阿南的注意。这就是本事。

凤鸾殿。

阿南坐在软榻上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崖柏香，心如沙砾，慢慢沉了下来。

一个时辰后，聆儿带着洗干净了的严钰走进来。她穿着一身儿杏色的衣裳，素净清丽，疮口处包扎好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儿。她的脸果真是与杨乐久有几分相像的。难怪圣上纳严钰为妃的消息传开，成灼得到严钰的画像后，起了铤而走险的心，想了这出计，以杨乐久鱼目混珠，冒充严钰进宫。

阿南看了聆儿一眼，聆儿领会了，带着殿内的小宫人出去，并关上了内殿的门。

严钰跪在地上。阿南握着一个粗陶的杯盏，缓缓道：「说吧。」

「去岁年初，小女子在淮水畔遇见了贼人，那伙人来势汹汹，武功高强，他们杀死了与小女子同行的丫鬟婆子家丁们，抢走了马车里的圣旨等物。原本，小女子也该命葬河水中，天可怜见，小女子竟没有死，过了两日，被河畔的渔民所救。」

严钰磕了个头：「小女子想着，既奉圣旨入宫，便是皇命在身，无论如何，也得进宫面圣，不能贸然回府，连累一家老小。于是，小女子一路乞讨进京，吃尽了苦头……好在，圣旨等物虽被贼人抢去，但有临行前母亲大人所赠的陪嫁玉环一枚，可证身份。」

阿南接过那玉环。质地虽不名贵，但看起来温润通透，上面赫然一个「严」字。

不对！母亲？阿南突然想起那日成灏诈杨乐久的话，问道：

「严夫人不是三年前就病逝了吗？又如何赠你嫁妆？」

严钰的脸上露出些许的惊诧：「皇后娘娘竟知此事？除了严府里头，外间鲜少有人知晓。且容小女子回禀——」

「家父当年，屡屡科举不第，微末之时，娶妻魏氏。魏氏过门不到两年，尚未生儿育女，便中风瘫痪在床。不久后，家父居然中了榜，做了官，府中没有女主人操持，终究不成体统，于是，便娶了小女子的母亲过门。小女子的母亲是官家女，自是不能为妾。于是，便算作平妻进的门。家父念与魏氏的结发之恩，始终将其妥善赡养在府。但里里外外操持严府的，俱是小女子的母亲。她前后为父亲生了四个孩子。人人皆知她是严夫人，几乎无人知晓府中还有一个常年卧床的魏氏夫人。就连父亲的同僚，也不知。」

原来是这样。

粗陶盏被阿南焐出一丝温热。

「你是如何寻来西宫门的？你从未进宫，在上京中亦无有故旧。你何来这样的本事？」

严钰迟疑起来。她似乎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。

阿南饮了口水，淡淡道：「你也可以不说，本宫稍后便会命人将你赶出去。侍卫们会被你的小把戏蒙蔽，但本宫不会。」旋即，阿南笑了笑：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有人拿着圣旨入宫，扮作你，做了妃嫔，还给圣上生了个孩子，前些日子，刚死。消

息早已走官道，传递给了你父亲。估摸着现在严府诸人都以为你死在宫里头了。你说，这个时候，你发生一些意外，谁会知道呢。」

严钰连忙叩首道：「皇后娘娘饶命，小女子说，说.....」

「是谁？」

「是.....是刘芳仪娘娘。小女子在上京仨月，摸不着门路。后.....后来，无意中碰到回刘府省亲的刘芳仪娘娘的车马.....小女子当街拦马.....」

阿南猜到宫中有人给她指引。却没想到，是刘芳仪。她难道是嫌这宫中的水还不够浑吗？

阿南扶额，瞧着眼前这个女子。旧去音尘来，郁郁两难全。该如何处置她呢？

她想了想，唤聆儿进来：「去乾坤殿，请圣上来。」

歌声

聆儿面有犹豫之色。

严钰本应入宫为妃的，却因一个与己无干的阴谋，遭受了无妄之灾。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后，辗转飘零一年多，吃尽了苦头。又用尽千方百计，摸到了宫门口。她显然是个坚韧、聪慧的女子。若圣上见到她，将她留在宫中为妃，日后，恐不是个好辖制的角色。

换婴事件了结后，这阵子，圣上与皇后娘娘的关系融洽许多。一个月里头，圣驾竟来了凤鸾殿七次。再这样承恩下去，不愁皇后娘娘不能再度怀上龙胎。这个时候，宫里骤然添新人分一枝春色，甚至，有可能无端再掀起些风浪来.....实非益事。

阿南似乎看出聆儿在想什么。她声音轻缓却坚定地重复了一遍：「去，请圣上来。」既已经有人知道了真严钰的存在，那纸里便包不住火。不如，大大方方地告诉成灏，让他来决断。

聆儿俯身，道了声「是」，便走入风雪中。

须臾，聆儿回来禀道：「圣上与几名大臣在乾坤殿议事，忙得很，他说，晚间再来咱们凤鸾殿。」

阿南点头。她听闻漠北出了些乱子，漠北王塔娜不久前过世了，大漠三十六帐顷刻乱了起来。漠北王子天启来函，请求圣朝援助，出兵平乱，匡扶正嫡。

这件事，是番邦内部事宜，圣朝本可袖手旁观。可那漠北与圣朝有姻亲关系。顺康十三年，圣上的二皇姐，安公主成炘，远嫁漠北和亲，做了天启的王妃。到如今，已有三载。

安公主虽非成灏的同母姐姐，却与成灏关系甚为亲厚，甚至超过了同母的大皇姐成熹。据宫中许多积年的老内侍讲，成灏幼年时，安公主将其抱在怀里，数个时辰不舍得撒手。成灏稍大一些，安公主与他一起读书识字玩弹弓。成灏有什么心事，不愿跟母亲大姐讲的，会乐意同这个二姐说说。

安公主远嫁的时候，成灏甚为伤感，骑马送到了京郊。一曲《贺兰山阙》，肠断心摧。如今二姐的夫家有难，想来成灏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但朝中诸位大臣角度不同，难免更看中的是利弊。

阿南想着，现时成灏肯定疲于政务，焦头烂额。她起身，把花酿温好，又惦记去小厨房揉些枣糕。成灏心情烦闷时，爱吃些软烂甜腻之食。宫人们做，阿南不放心，决定还是自个儿动手。

离晚间还有两个时辰。阿南瞧着严钰坐在殿内局促不安的模样，挥手道：「让聆儿带你去侧殿小憩吧。」

「是。」严钰跪谢道。她虽然眉眼与杨乐久有些相像，但身形却是不同。杨乐久身材修长，严钰短小轻盈。阿南瞧着她踩在地上的步履，若有似无，轻步悠悠，如燕子伏巢，又似鹊鸟夜惊。这步履倒让阿南想起古籍中的足尖羽舞。

腊月里，天暗得越发早。阿南在小厨房将枣肉碾碎的时候，忽听一阵美妙的歌声。那声音如山中冷泉一般，清冽，悦耳，灵气逼人，不似樊笼之物。

「中庭多杂树，偏为梅咨嗟。问君何独然？念其霜中能作花，露中能作实。摇荡春风媚春日，念尔零落逐风飏，徒有霜华无霜质……」

手中的红枣每一颗都硕大、饱满。阿南握着红枣，思绪竟随着那歌声穿透宫墙的岁月，回到许多年前。

乾坤殿大排的红梅树下，少男少女相对而立。风啊，带着一丝丝的雨，清凉而温柔，一阵又一阵地拂过面庞。阿南站在角落里，看着成灏与沈清欢说笑。成灏的脸庞是那样的轻柔，好像一尊易碎的瓷器。他知她懵懂，知她天真，所以，他的所有筹谋与忧虑从不在她面前展现。在沈清欢面前的成灏，明朗纯粹，什么杂质都没有。

阿南想着想着，心痛起来。中庭多杂树，偏为梅咨嗟。难道，无论如何，她只是庭中的杂树，成灏只会为沈清欢那棵红梅叹息吗？

正当她的思绪飘摇之时，突听内侍报：「圣上到——」

阿南放下红枣，走出庭院。老远，便见成灏恍然若失的面孔。他自亲政以来，已经疏于将情绪写在脸上了。他愣愣地高声道：「何人在此放歌？」一身杏色衣裳的严钰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：「求圣上宽恕小女子无状。」

成灏似从一个青涩的梦中醒来，看了一眼严钰：「皇后那会子差人来乾坤殿唤孤，说是请孤见一个人，想必就是你吧？」

严钰还没吭声，阿南应了声：「是。」

成灏大踏步地往殿内走，路过严钰的身边，说了句：「唱得很好。不似宫廷伶人那般匠气。独具一格，空谷幽兰。」

严钰面颊微红。聆儿瞪了她一眼，气鼓鼓的。阿南面容恬淡地随成灏走入殿内。

凤鸾殿的崖柏有轻微的果香。严钰跪在地上，将如何在淮水边被害、如何艰南到上京的来龙去脉跟成灏讲了一遍。言毕，她哀泣道：「小女子身为官家女，奉圣旨入宫，身负皇命，故而，无论如何，都要进宫向陛下您复命。哪怕小女子拼着这性命不要了，有了那道圣旨，小女子也时刻记得自己皇家的人……」

成灏道：「起来吧。孤知道了。严卿高洁正直，想来他的女儿亦是如此。」严钰忙道：「谢圣上。」

阿南道：「圣上瞧着，严家小姐该如何安置？」成灏沉吟道：「你诸多磨难，方至宫廷，可见心志坚定。既严昭仪已逝，严钰这名字便不可再用了。便改名为严湄，封为五品芳仪，居于蒹葭院吧。」

湄，与梅同音，阿南心头泛起一阵涟漪。

严芳仪连忙磕头谢恩。

阿南问道：「内廷监那里，如何记录严妹妹的出身呢？」成灏道：「严璫的结发妻子魏氏，早年中风瘫痪，一生无所出，便算作是魏氏的女儿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不多时，宫人们上了菜肴。阿南取出花酿，给成灏斟了一杯。成灏仰头饮尽，道：「漠北王塔娜去了，漠北那帮蛮子们闹腾开了。孤不管，无论如何，都得帮二姐。可宰辅说，漠北三帐中的吉日格勒气概非凡，可扶持做新一任的漠北王。吉日格勒

承诺，若扶持他为王，愿献上漠北一半的土地给圣朝……」酒杯在他手中紧攥着，忽又松开，叹口气：「罢了，不提前朝的事了。」

他瞧着严芳仪，吩咐道：「再唱支曲吧。」严芳仪俯身道：「是。」

「春山茂，春日明。园中鸟，多嘉声。梅始发，柳始青。泛舟舫，齐棹惊。奏《采菱》，歌《鹿鸣》。风微起，波微生。弦亦发，酒亦倾。入莲池，折桂枝。芳袖动，芬叶披。两相思，两不知……」

殿内殿外，萦绕着歌声。似乎就连腊月的风雪，也被词曲打动，迟缓起来。这青砖黛瓦，这宫苑森森，似乎霎时都被灵动的山泉冲刷了一遍。

成灏闭上眼：「你似乎很喜欢鲍明远的诗词。」严芳仪恭敬答道：「明远公英才异士，让人敬佩。」

成灏念叨着：「念尔零落逐风飏，徒有霜华无霜质……」

阿南知道，他想起沈清欢了。那零落的红梅，他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少年情窦，他永永远远的遗憾。

内侍们提着灯，他们一行人去了蒹葭院。

待他们走远后，聆儿愤然道：「果然不是个省事的東西！」

阿南并不搭腔。她拿热帕子擦了擦脸，坐在灯下翻阅着古籍。字，依旧是熟悉的字，却无法入眼。阿南想起成灏今日那面带

忧伤的脸。原来，他从不曾放下，从不曾。

怠战

严芳仪就像宫廷年节里的烟花，平地而起，骤然升空，在天上绽成绚烂的花，开在后宫诸人的眼前。

一夜一夕。夺目耀眼。

她除了擅歌，且擅舞。那日阿南的直觉是对的，她的确会那古籍上久已失传的足尖羽舞。

蒹葭院里，她轻盈婀娜地舞动着，忽如间水袖甩将开来，衣袖翻飞，似有无数花瓣飘飘荡荡的凌空而下。飘摇曳曳，每一瓣，都牵着缕缕的暗香。

侍奉在侧的宫人们皆目不转睛。

成灏赞曰：「卿为官家女，竟习得如此绝佳的歌舞。」严芳仪笑答：「母亲说，浮生长恨欢娱少。身为女子，不似男儿天高地阔。习得歌舞，深闺自娱，总不致寂寞。」

宫中人习惯了称呼从前的严昭仪为严娘娘，为示区分，便称呼严芳仪为小严娘娘。宫廷起居注中，以「大严妃」「小严妃」载之。

腊月到了末尾，新年在上京的风声中刮过。

除夕那晚，司乐楼中，阖宫欢宴。严芳仪一身绯色舞衣，头插雀翎，罩着长长的面纱，赤足上套着一串金色的铃铛，站在一

个汉白玉做的花台上婆娑起舞。她的舞姿如梦。她只用足尖触地，足上的铃铛随着她每一次跃起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她柔媚，却不轻浮；秀气，却带着几分持重。让人观之心喜，却不生亵渎之心。

仿佛那花台上舞动的，并非凡间的人，而是蓬莱的观音。铃铛响着，观音俯瞰着众生，悲悯着众生。

舞到尽头，她从花台上轻盈飘下，跪在地上：「愿吾皇福泽延绵，愿四海安乐清平，愿圣朝顺康万年。」

成灏欢喜，赐了座。

底下的宛妃撇了撇嘴，说了声：「狐媚。」孔灵雁听见了宛妃的话，却不言语。她心里只惦记自己宫里头的事儿。诰儿早起进食比昨儿略少，晚宴上御膳房的厨子做的蛋羹色泽明艳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她轻轻舀了一勺，递到诰儿口中。自打芷荷离世，孔灵雁总觉得身边儿没个衬手的宫人，其余的丫头总不能恰当地领会她的意思。她现时要比从前付出更多的心力了。

锦儿那孩子倒是乖，很少哭，不似诰儿小时候频频夜啼。可乳娘奶水明明足得很，她却总也喂不胖。她跟三皇子同日出生，比三皇子轻上许多。孔灵雁琢磨着，是否该换个乳娘？

孔灵雁不搭下茬，倒是刘芳仪接了口。她嗤笑着问身旁的宫女：「这殿内可是进了风？」

宫女不明所以道：「禀娘娘，没进风啊。」刘芳仪将手中的帕子往宛妃的方向一甩：「没进风，怎么宛妃姐姐说起了风凉

话？」

宛妃仰头喝了杯酒，不堪示弱道：「哟呵，本宫当是谁呢，原来是刘芳仪啊。啧啧啧，你与那跳舞的严芳仪同在芳仪位分，怎么就一个天、一个地呢。人家若非狐媚，怎就有本事得了圣心？而你，圣上有日子没进你的宫门了吧。莫非，文茵阁的路比旁的宫苑难走，圣上不知路？」

宛妃说话一向泼辣，这把辣子将刘芳仪噎得够呛。一旁的几个小宫女捂着嘴巴笑。刘芳仪咬牙道：「宫里头日子且长着呢，得不得宠的，且走着瞧。别以为自个儿养了个皇子，就了不得。隔着肚皮不识货，跟亲娘差着十丈远！」

宛妃狡黠道：「管它亲娘养娘，本宫有个孩子傍身，宛欣院里孩子哭哭笑笑、热热闹闹，你呢？你有什么？漫漫长夜，你怎么打发？去数御湖里几条鱼吗？」

刘芳仪啐了一口，旋即又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：「胡宛迟，你别以为你抱紧了邹阿南这棵大树，就好乘凉。本宫给你提个醒儿，你当初怀得好好儿的孩子是怎么没的……呵，本宫可是听说了……」

她还未说下去，新年的钟声响了。顺康十七年在一片宴饮的欢乐中，来了。

成灏握着阿南的手，站起身来。帝、后向众人举杯，众人皆恭恭敬敬地起身举杯。刘芳仪没有说完的话，随着杯中的酒，咽了下去。

宛妃的眼神飘忽而不可测。三皇子在乳娘怀里睡得甜甜，宛妃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小脸儿，口中喃喃道：「我的儿，你可要争气，给母妃争口气……」小小的婴儿仿佛能听懂她的话似的，在睡梦中笑了笑。

筵席毕，成灏与阿南一起回了凤鸾殿。除夕，是大日子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成灏都是陪阿南守岁的。

华乐三岁多了，越发机灵懂事。回宫的路途中，不愿坐轿辇，非要坐在父皇的肩头。

阿南皱眉，欲呵斥她几句。成灏却宠溺地将华乐扛到肩头：「孤不由得想起父皇从前对大皇姐也是这般。」转而，他又说：「说起大皇姐，倒是有个笑话——」

阿南侧耳，静静地聆听。

「你知道大皇姐今儿跟孤说什么吗？她提出，要泱儿和诜儿定一门娃娃亲。难为她想得出来！孩子们还这么小。」成灏说着，仰面道：「孤却也知道大皇姐为甚如此说，诜儿是长子，在宗族礼法上，注定比旁的皇子要尊贵些。她想给泱儿觅一生的荣华。大皇姐这个人……」

成灏摇了摇头，继续说：「她被父皇和母后宠坏了，从小到大，就只知道为自己想，甚是器小。不似二皇姐，身为皇家公主，事事为大局思量……」

阿南担忧道：「二皇姐夫家的事，圣上有决断了吗？」

成灏锁眉，看着夜空，长叹一声：「如今朝中分两派，一派是支持出兵助二皇姐的丈夫天启，一派是支持扶吉日格勒。他们吵得不可开交。恰逢年节，休朝七日。孤想着，将这件事冷一冷，也观望一下漠北那边的局势。」

「圣上您一定派体己人去漠北接二皇姐了吧？」阿南轻声问。成灏有些意外：「你.....猜到了？」

阿南道：「臣妾这几日在宫中没看到孔良的身影，就猜出了大概。您肯定不放心二皇姐。您跟二皇姐素来手足情深。」

「可惜啊。」成灏摇头，「二皇姐执拗得很，她不肯来。她说，她是皇家嫁出去的女儿。生与死，她都要与她的丈夫天启在一起。」

阿南柔声道：「臣妾理解二皇姐。若臣妾是二皇姐，也会如此做。出嫁从夫。」

成灏道：「给孤的求助信，是天启写的。二皇姐本意，是不想叫孤知道的。无论何时，她都不舍得叫孤这个做弟弟的为难。」

到了凤鸾殿，华乐已经在成灏肩头睡着了，成灏低声唤嬷嬷过来接过。

阿南伺候成灏梳洗毕。

外头的更漏响着。二人躺在榻上，成灏呓语一般道：「孤不放心二皇姐.....」阿南握紧他的手，放在心口：「那圣上就出兵

吧。」

「邦交大事，不可儿戏。」

阿南道：「正因为不可儿戏，才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。隔岸观火，弱化漠北，得其大片土地，只是短视的好。真正的大国胸怀，是善待友邦。何况，您想想，纵得了土地，那荒漠之处，民风彪悍，水土贫瘠，风俗不同，又该如何治理呢？届时，得不偿失啊。」

成灏点头，思忖道：「皇后所言极是。名君者，当不拘方寸之利。皇后，你是知孤懂孤的人哪。」

正月间，群臣还未从团圆喜庆中醒来之时，圣上已派宛妃的父亲镇南将军胡谟悄然出兵漠北。

吉日格勒攀附不成，恼羞成怒，集中兵力，与圣朝的兵马做对。

那吉日格勒恰是从前漠北与圣朝对战时的主力将领，应对中原兵马，甚有经验。胡谟从正月出发，到六月，还未见回还。朝中许多人对此颇有微词。

成灏埋头于政务之间，甚为疲惫。只有宿在蒹葭院的时候，能让他短暂地忘掉烦恼。听着严芳仪的歌，观着严芳仪的舞，成灏觉得自己仿若少年人一般。

浮生会当几，欢酌每盈衷。

一日，阿南突然收到一封信函。她打开，看了里面的内容，甚是吃惊。上头写，镇南将军胡谟，收了吉日格勒大量的钱财，故意消极对战，欲养寇自重。

阿南手持信函，欲往乾坤殿去告知成灏，走到檐下，却停住了脚步。这封信，为什么发给她，而不直接发给圣上呢？

当中大有文章。以她之口，去告发胡谟，岂不是有意离间她与宛妃？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